

1935年,梁思成勘测曲阜孔庙

□王凯

开展孔庙大修

儒家思想的废留,在辛亥革命后经历了长期、激烈的争论,直至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倡导尊孔,这才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

1934年,国民政府在曲阜举办隆重祭孔仪式,并出台了“孔庙保护法案”。在这个背景下,国民政府决定对曲阜孔庙进行修缮和维护。《〈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与中国建筑遗产修缮事业》(《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2期)一文中这样写道:“1935年,国民政府正式接手修庙工作,决议由行政院牵头,主管遗产保护的内政部、教育部两部落实,山东省政府协助,开展孔庙大修。”

对于孔庙修缮工程主持人选,决定聘请“对于古代建筑有经验学识之建筑专家”主持。1935年2月,梁思成应教育部和内政部约请,与学生及助手莫宗江一道,对曲阜孔庙进行了细致的勘察和测绘。

曲阜位于鲁西南,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国都,也是赫赫有名的孔子故里。孔庙原为孔子旧居,后改为祭祀场所。西汉以来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因此孔庙规模也越来越大,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中国三大古建筑群”。

曲阜孔庙占地300多亩,前后九进院落,有殿堂、坛阁和门坊等数百间。孔庙四周围是红墙,四角配以角楼,与北京故宫相仿。

1935年2月16日,梁思成一行抵达济南,受到山东省建设厅厅长张鸿烈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热情接待。两位厅长与梁思成都是留美出身,一见如故。他们对梁思成的勘察给予种种方便,何思源还专门派秘书主任先期到曲阜准备,张鸿烈也派两处位技术人员协助梁思成工作。

受到末代衍圣公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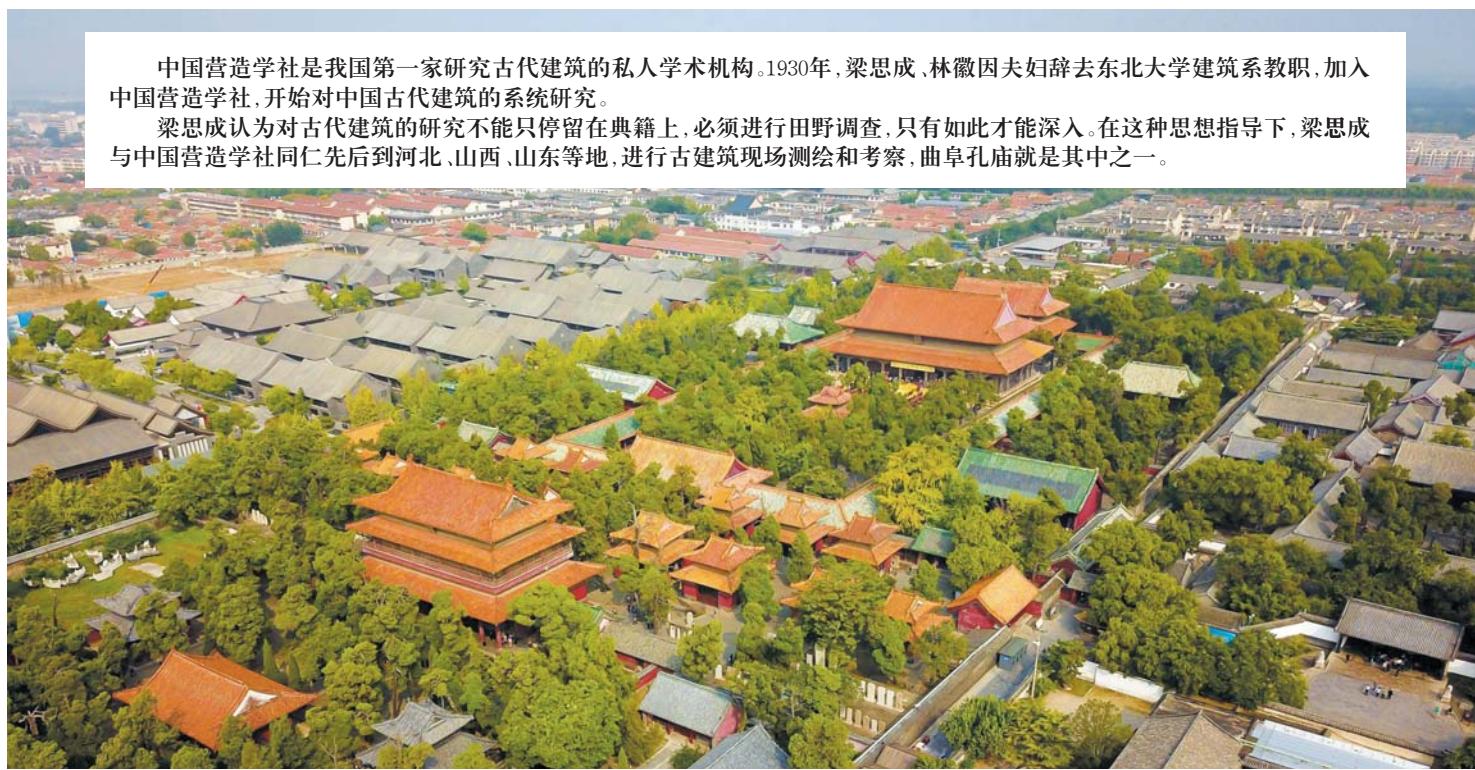
梁思成一行抵达曲阜当天,正是元宵佳节,他们受到衍圣公孔德成的热情欢迎。

孔德成是孔子第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遗腹子。孔府连续数代单传,孔令贻年近半百仍无子嗣。据《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代》一书记述,孔令贻先后有四个妻妾,原配孙夫人未生育,早故;后纳一妾丰氏,也未生育;续弦陶夫人人生了一个儿子,却不幸夭折。孔令贻43岁仍无“为后之子”,不禁忧心如焚,便将陶夫人贴身丫鬟王氏收为侧室。王氏生了两个女儿,第三次怀有身孕时,孔令贻突然病危。1919年,孔令贻自觉不久于人世,便呈文,提出侧室王氏已怀孕五个月,倘若生男则当继承公爵封号:“令贻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幸今年侧室王氏怀孕,现已五月有余,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例。”

孔令贻去世几个月后,王氏如愿以偿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孔德成。孔德成刚满百日,就被颁令袭封为衍圣公。自此孔氏族人,

中国营造学社是我国第一家研究古代建筑的私人学术机构。1930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辞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职,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开始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系统研究。

梁思成认为对古代建筑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典籍上,必须进行田野调查,只有如此才能深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先后到河北、山西、山东等地,进行古建筑现场测绘和考察,曲阜孔庙就是其中之一。



曲阜孔庙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只是在《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序言中简略写道:“在曲期间奉祀官孔达生(孔德成号达生)先生及孔府诸公招待殷勤。”随后梁思成在众人陪同下参观了孔庙,后来他在文章中这样回忆:“趋诣大成殿,参谒圣容毕,当即视察全庙殿宇一周。”

测绘建筑平面图40余处

第二天,梁思成、莫宗江等人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开始对孔庙进行实测并摄影。

孔庙位于曲阜县(今曲阜市)城正中心位置,南北约600米、东西150米左右。从南至北分作九进,前几进都是柏林丛茂的庭院;第五进是奎文阁;第六进为13座碑亭所在;第七进是孔庙主体部分,即杏坛和大成殿所在。在大成门及大成殿两侧,东有诗礼堂、崇圣祠,西有金丝堂、启圣殿;第八进为寝殿;第九进是空院,东北、西北两隅有“神庖”“神厨”。

从这个布局可以看出,孔庙前几进是引导式庭院,主要建筑都在后面。这个规模是清代雍正八年重修后留下的,若向上追溯,西汉时期孔庙就已经由国家管理,每次修缮、整理都有迹可循。

梁思成在《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孔庙建筑史略”一章中这样写道:“由建筑研究的立场着眼,曲阜孔庙的建筑,实在是一出最有趣的,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的孤例。以一处建筑物,在二千年长久的期间,由私人三间的居室,成为国家修建,帝王瞻拜的三百余间大庙宇;且每次重要的修葺,差不多都有可考的记录。姑不论现存的孔庙建筑与最初的孔庙有何关系,单就二千年的历史讲,已是充满了无穷的趣味。”

历史上孔庙经历过多次修葺。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党中央军与阎锡山晋军在曲阜交手。中央军据守曲阜城,晋军四面围城,互相炮击,激战10天。孔庙、孔林、周公庙、颜子庙均遭毁坏,其中孔庙大成殿、寝殿、两



无论辈分长幼,对孔德成俱以“公爷”称之,见面必行大礼。国民政府成立后,孔德成“呈请改爵”。193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将“衍圣公”爵位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给予特任官待遇。

对于梁思成与孔德成的这次见面,留下的文字不多,梁思成也

庞、奎文阁、碑亭、启圣门、观德门、大中门等建筑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孔府以孔德成名义发出呼吁,谴责这种野蛮行为,请交战双方对文物古迹和圣人故里加以保护。“中原大战”后,孔府用山东省府拨款、民众捐款及自筹款项,重修了孔庙、孔林部分建筑。

除了“中原大战”后重修的几处建筑,梁思成带领学生和助手将孔庙的所有殿宇都详细测量,并在平面图上注明损坏情形及部位。对于大成殿、奎文阁两座最重要的殿宇及建筑物中最古老的金代碑亭,还专门测绘了断面图。至于孔庙的平面总图,则由“山东省建设厅”测量队先将方位测出,然后再将梁思成等人测绘的详图加上。

据梁思成回忆,他们本来没有预备研究孔庙的历史,但在测量中为了了解各殿宇建造的具体年代,搜集了不少资料,这样无意间就将各处殿宇的建造时间考证出来了。梁思成在文章中高兴地写道:“在这一大群年代不同的建筑物中,竟找着金代碑亭两座、元代碑亭两座、元代门三座,明代遗构更多处可数;至于清代的殿宇,亦因各个时代而异其形制。”

梁思成一行共测绘了孔庙大小建筑平面图40余处,全部详测的有大成殿、奎文阁、金碑亭两座、元代碑亭两座、元代门三座,另外还拍摄320余幅照片。除测绘孔庙外,他们还考察了孔林、颜庙等古建筑,这些建筑在“中原大战”中被炮击,“破坏极甚,景象凄然”,梁思成也提出了修葺建议。

这次曲阜之行,梁思成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阙里志》中,有明代弘治十七年重修孔庙的纪录,上面清楚记载了许多主要殿宇的尺寸。梁思成将这些尺寸与实测尺寸相比较,得出当时的“一尺约合31.35厘米”的结论。对于这个发现,梁思成极为欣喜,特地在文章中记录下来。

提出“整旧如旧”原则

梁思成对孔庙工程非常重视,从前期准备到设计工作结束,该项目历时近半年,是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期间费时最多的任务之一,成果内容和篇幅也远远超过以前的工程。

1935年9月,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发表《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以下简称《孔庙计划》),提出了具体修复建议。

《孔庙计划》共计四部七章,修缮部分包括工程背景、修缮思想、建置沿革、修缮历史、法式风格、现状及病害、施工说明、施工图纸和工程概算等,附带资料则包括孔庙的相关资料、碑刻记录等,同时还配有设计图纸和大量的现场照片。《孔庙计划》理念科学、技术合理、体系完整,为当时的建筑遗产保护修缮提供了范例和蓝本。

这份修葺计划是对孔庙及其周边古建筑遗产的全面保护,其中包括对孔林、颜庙等古迹的修缮和维护。梁思成甚至提出,整理兖州火车站至曲阜的公路、修建曲阜县城干道和孔庙至孔林道路,建新式旅社等长远规划。梁思成为了凸显这些建议的重要性,特地在《孔庙计划》工程经费预算中正式列出。

与此同时,梁思成还以孔庙为例,提出了对古建筑维修的基本原则和看法,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在古迹维护中经常提及的“整旧如旧”原则:“在设计人的立脚点上看,我们今日所处的地位,与两千年以来每次重修时匠师所处地位,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今天我们的工作却不同了,我们须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回复原状的责任……不能像古人拆旧建新。”

这次测绘完成不久,山东遭遇严重水灾,黄河在鲁西鄄城一带决口,数百万无家可归。赈济灾民和黄河河工都需要巨额资金,本来就有争议的孔庙大修工程由此被搁置下来。兼之全面抗战随之爆发,梁思成等人精心设计的“孔庙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